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待軒詩記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孫廷機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卷七

明 張次仲 撰

大雅

蕩之什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孔疏傷者刺外有餘哀其恨深于刺也膽印召旻皆

云刺幽王大壞此不云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止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

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周室大壞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音壁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音僻

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

音存又市隆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諸深切又如字賦也首

章多恠嘆之語以下諸章皆言文王曰而此獨不然者見實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王蕩蕩廣大也下民之辟辟法也疾威暴虐也其命多辟辟恠僻也諶信也既蕩蕩而爲下民之法矣又疾威而其命多僻豈天之生民固難信乎何其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也

文王曰

句咨讀咨

讀後皆倣此

女音汝下同

殷商曾是彊禦曾是

掇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蒲北反

天降慆

音叨

德女興是力

此言用匪人 厲王無道文王所痛哭流涕者詩人  
難以斥言故借殷商以寫文王心事庶幾厲王聞之  
而知警也即借秦爲喻之意孔疏民勞之詩汎論王  
惡其惡非深不須假托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其  
言既切故假託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  
芮伯直言不諱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也契始封于商  
湯受命于亳殷今併舉之曰殷商禦扞也拒也疆禦  
剛狠有力能禁制人者掎聚斂克勝也科斂民財作  
威以勝之也服政事也四曾是極其恠詭言天地間  
曾有如此人乎曾有如此人而居官用事者乎怕慢  
也怕德謂肆行無忌不知檢束即指掎克疆禦之輩  
天未嘗不生小人但不用則亦無可如何今女作與  
委任竭盡心力則其得時用事塗  
炭生靈不待言矣力任之專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

直類

流言

以對寇攘

如羊切

式內侯作

音詛則慮反

侯祝

音咒

靡屆靡究

此言拒諫人之邪正以義判之邪宜與邪類正宜與正類故曰義類所以主持之者君也故曰而秉義類而女也彊禦即上章彊禦言君臣濟惡懟怨也無道之君雄猜忌刻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聞人規諫隨口抵飾故曰流言以對羣行攻劫曰寇取非其有曰攘式用也寇盜攘奪之輩用事于內所謂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也于是國亂民愁祝詛滋起莫有底止矣致詞于神求其害人曰詛致詞于神求其庇我曰祝靡無屆極究窮也言無有了日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

音休庖休

于中國斂

从父不

怨

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此言黷貨。魚然自矜氣健，耽耽吞嗜之象。財者養命之源，獨擅則衆怨歸之。斂財即斂怨也。怨與德相反，自爲得意，而以怨爲德，惟昏于利欲，故至此昏則前後左右無一正人矣。背謂在後，可倚藉者側謂在旁，可輔翼者陪。貳謂三公卿六卿也。人君至此明是一獨夫矣，時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

音勉善切

爾以酒不義從式。

世叶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

火故切

俾晝作夜。

羊茹切

此言嗜酒。飲酒齊色曰洎，天不洎爾以酒，言上天之立君所以爲民，豈洎爾以酒乎？不義從式，推所以酒酒之由，從隨式用也。爾于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而君臣交洎，既愆爾止，四句言酒酒之情狀止容止也。愆爾止者，起坐無恒，失其常度。天晴曰明天，雨曰晦。大聲曰號，低聲曰呼。沉醉不省，白日昏。

昏有如長夜故  
曰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音條

如蟾

音唐

如沸如羹

盧當切

大近喪

平聲

人尚乎由行

叶杭

內喫

音備

皮

于中國覃

都南切

及鬼方

此言羣小流言亂也沸羹火熾而釜內湧溢如沸如羹政之亂

也失道如此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人尚由而行之

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忿怒西京賦云巨靈喫

巖音戲以流河曲喫者怒而作氣之狀覃延也刑罰之威及于鬼方言流毒之遠易言高宗伐鬼方而詩

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蓋在荆楚中矣王質以爲楚俗尚鬼故名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上止切

殷不用舊

巨己切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湯經切

大命以傾

此言不守成憲不時猶言厄運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先王之舊法耳縱無老成舊臣先王法度尚可遵守曾不聽用因自傾其天命而歸咎于天可乎典刑典章法度也大命上天眷顧之命傾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去例紀竭二反枝葉

葉石經作葉

未有害

瑕憇許曷二反

本實先撥

方吠筆烈二反

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如字又私列反而仆倒也沛水流貌

此言人心已去揭高舉也撥絕也言樹

顛傾斜

木傾倒如水之沛然而不可遏止其根揭起枝葉雖在本根已絕人心國之根本失人心則本根先撥矣鑒鏡也鏡可以知人之妍媸而前事者後事之鑒也殷之鑒夫豈在遠哉彼夏后氏之世以桀不義而亡

而殷因以革命此所當鑒者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  
殷鑒一語露出鑒殷本意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周  
公戒成王直說宜鑒于殷此託殷之鑒夏末世之避  
忌於此可見歐陽永叔曰當紂之時宗廟社稷猶  
在天下諸侯未盡判也但王惡盈滿遂致潰敗此殷  
鑒也殷鑒夏文王鑒殷後之興者又當鑒厲王也  
沈仲容曰史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培克在位王侈  
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是侯詛侯祝  
靡屈靡究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興中國覃及鬼  
方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曾是  
莫聽經史之相合如此通解詩言厲王之惡大概  
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沈湎于酒曰怙然自用  
而其失皆原于任小人小人用事必務受張以自便  
必娛君淫逸以固其寵必教君殘虐以塞其謗而重  
其權迨後衆叛親離遂爲莫大之患  
自古國家滅敗無不繇此可不鑒哉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詩詞意在自警殊不見有刺王意按楚語

倚相言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于是作懿以自警韋昭注懿大雅抑之篇是也史記衛世家武公父釐侯四十二年卒武公立蓋宣王之十六年也武公四十二年大戎弑幽王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爲卿士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入爲卿士在東遷後幽王時尚居本國厲王則中間隔宣王四十六年相去遠矣此詩蓋作于平王之時序以抑在蕩之後遂謂刺厲王誤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

集二反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音例下从犬若从大是代字

賦也按人精神揚則浮抑則沉抑而又抑謙謹之象  
隅廉稜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故庸  
人以威儀爲外貌聖人以威儀爲德隅所見不同而  
學術亦異矣靡無也靡哲不愚謂人雖聰明誰能聰  
明到底但愚有不同庶人限于氣稟無可奈何故曰  
亦職維疾哲人自恃聰明不和于俗故曰亦維斯戾  
戾乖違也此德器不厚學問不深以至此抑抑威儀  
是對證之藥徐玄扈曰此詩以聽言修德先須磨  
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  
自下若拙若訥而後可此全詩綱領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

下益切

四國順之詩

音吁况于切

謨定命遠猶辰告

古得反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爭競也無競維人所猶言人雖無競也無競則人以訓語相告德行人所皆有但有覺不覺之別耳有覺則非不著不察者人有良心安有不順也訐大謨謀也定命定其主意辰時也遠大之謀以時而告謂不先不後也呂伯恭曰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訐謀也既大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治道之大端備矣又終之以威儀者雖有訐謀遠猶終以修身爲本蓋民從好不從令也所以結前章之意

其在于今

叶經

興迷亂于政

叶征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叶小

切

女雖湛樂

石經樂字下旁注一克字

從弗念厥紹

叶小

切

罔敷求先王

克共九勇

明刑

叶胡光切楊用修曰酒紹刑舊雖有此韻與尚書辭命不同不必強叶

肆

皇天弗尚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前二章泛論道理此乃就現在事指

切言之興者共起而迷亂之顛覆之荒湛于酒也迷亂謂無條理顛覆謂不保守荒蕪湛沒也紹謂所承之緒罔無數廣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明刑典冊之昭垂者肆者承上起下之詞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皆也女字與今字相呼應今日之世道如此所賴以挽回者在汝也女雖湛樂從雖字疑維字之誤女維湛樂是從不念先王相承之統廢置典刑而不求先王亦無奈女何矣天亦因之厭棄女如泉之淪流相率而就于亡也無者戒之之詞篇中曰女曰爾曰小子皆公使人誦讀而命已之詞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光補

反用戒戎作用過

音惕他歷切

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

戒不虞

元具切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牛何切

無不柔嘉

居何切

上言湛樂如彼則必爲天所厭棄矣所以無內外無遠近無大小無常變不可一事不慎也內者徵詞去讒遠色賤貨皆灑埽之事也章表也爲民之表率戎兵戈盾矛戟之類戎作暮夜之戎起于意外者則用以戒之蠻方蠻夷之在遠方者則用以遠之邇遠也蓋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自寢興灑埽之常大至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此攘外之事也按質民之質矣之質農愚工朴商賈愿所謂質也上之人斲雕爲朴不示以機巧則民風質朴侯度王朝法度頒于侯國者不虞非可意度之事天下之大不虞之事不勝戒也只是質只是謹只是慎只是敬便可防微杜漸雖剛強之人亦可化而爲善柔嘉善也此安內之事也所謂訏謀遠猶者如此薛方山曰戒不虞只備之而已未說到免患上蓋變出

不虞雖聖賢  
難保其無也

白圭之玷

音店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吾禾切

也無易

音異以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

音門

朕舌言不可逝矣

二矣字爲

韻

無言不讎

市又切

無德不報

蒲救切

惠于朋友庶民

句小

子貢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慎爾出話之事玷玉病由言自由之言所謂惟言

莫違也

捫持朕我逝往讎答惠順也

小子武公代人

呼已之

詞繩繩如繩之牽連不絕也承奉也言而有

玷不可挽回無輕易自由以言無曰我出言苟且如

是無人捫我之舌言出則往而不可追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感應之不爽如此故言而合理則人心自  
順能順于朋友庶民則女小子言可世法子孫相繼



不絕萬民無不承順之矣可不戒哉  
或以讐兼應  
違說非是按讐酬古字通用戰國策蘓厲遺趙王書  
厲之讐昨漢詩  
不讐其功可證

視爾友君子輯

音集

柔爾顏

叶魚堅切

不遐有愆

平聲

相

息亮切

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音垢

神之格

剛落

切

思不可度

待洛切

思矧可射

音亦又戈灼切

思辟

音壁

爾爲德俾

臧俾嘉

居之居何二反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如字又牛何切

不僭不賊

鮮上聲不爲則

此敬爾威儀之事友君子與君子爲友也輯和相視尚庶幾也室西南隅曰奧西北

隅曰屋漏蓋幽隱之處覲見也格謂鬼神之神之鑒臨也矧况射厭也視爾友君子之時顏色謙謹無大過愆

欽定四庫全書

詩軒詩記

至燕居獨處未免懈怠故諄諄以鬼神戒之復舉敬  
威儀之效以勸勉按辟法也以德爲德未免有氣質  
之偏以法爲德則盡善盡美止者心之所止與虞書  
安汝止商書欽厥止同義淑善也善其所止無妄念  
之參謹其所止無一刻之懈乃不愆于儀之本領不  
僭不賊正不愆于儀之處僭踰越賊害也人之威儀  
多失之僭越僭則有害豈可以爲法故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屋漏曾子問謂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  
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工讀切小子獎里切荏

音任染柔木言音閏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

如字又叶閏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

叶然又如字

覆

音福

謂我僭

心尋反

民各有心

按此下教以聽言投桃報李指少年習氣而言夫投桃報瓊薄

來厚往長者之事也投桃報李則較計報施銖兩不爽介介然露其鋒稜如童稚之畜自謂有角意圖抵觸不知虛驕之氣有如蝮螭雖彌天壤即歸鳥有故復呼小子以提醒之隨以往染柔木喻之又以溫溫恭人告之往染柔意也綰被也被之弦以為弓也話言善言覆反也僭謂妄自尊大而教人也人必先觀其質性如何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基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以敬為本明由虛生恭人即哲人也惟聰明之人能受直言愚人非徒不能聽受反謂我僭人心之不同如此豈不可嘆順者率性而行不作聰明之意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隅謂僭之愚人所以成愚人之疾

於嗚乎呼小子

獎里切下同

未知臧否

音鄙

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

上止反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

靡盈誰夙知而莫

音暮

成此章言愈迫切故慨然而嘆未知臧否猶俗言不識好醜非但

攜子之手且示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女且提女耳以告諄諄如此豈得言未知借曰未知亦已提抱子矣示事提耳猶然如昨此所謂不知臧否也凡不受教誨皆胸中盈滿之故若不自盈滿豈有早知而晚成者夙早也蓋知則必成夙知則必夙成聽言始能夙成不聽言則滿之爲害焦弱侯曰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史記薄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揚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

昊天孔昭

叶灼

我生靡樂

音洛

視爾夢

音蒙

夢我心慘

七各切

慘

誨爾諄

之純反

諄聽我藐

美角反

藐匪用爲教

叶覺

覆用爲虐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莫報切 呼天而告怨氣滿懷視爾夢夢以下正我生靡樂之故孔

昭言天道甚明靡樂言心常危懼夢夢不明之意如所云興迷亂于政也慘慘恐其淪亡而憂慮諄諄冀其聽言而詳懇即所云耳提面命也藐藐忽而不相入虐謂其責備之苛聿遂也不以爲教反以爲虐借曰心中不明然亦已老矣何故若是哉

左史謂武公作詩自警在九十有五之時于亦聿既髦句可見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虎委切

天方艱

難曰喪

去聲

厥國

于逼切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

音聿

其德

俾民大棘

此指時事以戒故不覺慨然而嘆舊謂舊日幽王時止詞也幽王喪國皆因不聽人言故

告以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艱難喪國此目擊之事故曰取譬不遠忒差也國之喪亡或云氣數不知善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十

得不善則失天道不爽幽王失國皆因回過其德俾  
民大棘以至此非氣數之適然也回過邪僻也即前  
所云自滿不聽我謀不循政令不謹威儀顛覆迷亂  
等事棘荆棘使民在荆棘中反側不安國以民爲本  
民如此則國亡矣 丁氏奉曰武公年九十五矣自  
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以抱子自傲若初爲父者若  
初爲子故所求乎子者寢興洒掃凡小學之事無不  
舉若初爲父故所求乎父者脩齊治平大學之事無  
不備 按此武公自儆正以箴王也以九十五歲老  
人使人提耳而誦王雖昏懦亦必有憬然于心者矣  
首二章泛論其理言如此則爲愚人如此則爲哲人  
如此則四國順如此則爲民則第三章直指其迷亂  
顛覆之罪言必至于淪亡第四章示以救亡之法自  
寢興洒掃以至車馬弓矢自人民侯度以至出話威  
儀由近而遠由遠而近靡一不舉矣言行則其大端  
也故五章單戒謹言六章單論威儀七章反覆望以

聽言言柔木可以爲弓榦恭人可以爲德基而且以哲人愚人分頭開諭亦可爲惻惻切切矣末三章則責其拒言復諫而援天以警所謂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者正指驪山之禍也舊本分爲十二章章法參差文理錯雜今編爲十章義類相從文字雖多條理秩然讀者當自得之想武公爲人剛正磊落不和于俗老而知非故篇中曰敬慎曰溫恭曰柔嘉惻惻言之不一而足此詩要義所在一言不愧屋漏不愧則心正心正而後推之一身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是也身正而後推之一國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是也玩通篇見公道德之廣遠究大要知公心學之精約

##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字良夫周同姓畿內諸侯爲王卿士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

良夫之詩杜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蓋西都之畿內

苑音鬱

彼桑柔其下侯旬捋

音勒力

采其劉瘼

音莫

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

音創

兄

音田

况填

音塵

今倬彼昊天

神寧不我

矜

興而比也他木皆有葉枝獨以桑爲言者桑之爲物其用在葉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喻王殘虐盡被其

害苑茂盛貌柔稚嫩也侯維也旬徧也十日爲旬有

周徧之義言桑陰周徧也逐葉摘之曰采牽枝執條

而盡下之曰捋劉即左傳之虔劉殺伐之聲既采既

捋則靡有孑遺矣故曰劉瘼痛殄絕也倉兄即愴怛

填塞也滿也不殄心憂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故

胸膈填滿呼天而問求其哀憫也倬明貌言治亂安

危無不昭察昊天解見小雅雨無

正寧不猶言豈不謂天決當矜我



四牡騤

音葵騤禡與旄

音旄有翩

音翩賓切

亂生不夷靡國不

沃

沃石經作沃音敏彌隣切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音卒

於乎

音烏

有

哀

依叶

國步斯頻

此詩騤夷黎哀隔句一韻

賦也上言喪亂憂心此言可

憂之事騤騤行不息也旄旄解已見翩飄揚之象四

牡騤騤臣吏奔走于道路也旄旄有翩庶民召集于

兵役也皇王大紀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獵狁寇于北

淮夷寇于東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民不堪命此

詩所言蓋爲此也夷平沃盡也亂生不能平治征役

繁興財力無一國不盡黑髮曰黎丁壯從軍死亡畧

盡無復有黑髮之人故曰民靡有黎具俱也火後餘

薪曰燼民遭大禍其一二存者皆死亡之餘故曰具

禍以燼國步國運也更有可哀者民窮財盡國運

亦從此而日蹙矣頻者人臨水涯頻蹙不前之義

國步蔑

音資子兩切

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

讀

何往君

子實維秉心無競

其兩切

誰生厲階

居奚切

至今爲梗

古黨切此

詩資疑維階隔句一韻將往競梗隔句一韻此承上國步斯頻而歸罪于王王以一念好勝遂至兵連禍結而不解蔑無也資賴藉將扶持也士昏禮士疑立于席之西疑者不動之意徂即往也君子指王維網維也秉心猶言主意競爭勝啓釁也無者禁止之詞厲酷也虐也階級也陞也登堂之道也謂暴虐以斬而甚也梗水上浮木言民爲國之資藉民靡有黎則一無依藉矣天又不輔佐我則止于何地行將安往乎此皆君子之故也君子實爲一國綱維當秉心無競養和平之福誰階之厲使從役之民飄泊靡定如水上浮梗乎黃才伯曰言禍而言君子之爭心者蓋君子有爭心必爲小人所傾陷激成禍亂如安

石新法其意亦未必堅諸賢爭之太過安石遂力爭上前釀成熙寧之禍

憂心慙

於中切

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

音亶都但切

怒

暖五切

自西徂東

叶

靡所定處多我覲瘠

音昏叶氏

孔棘我圉

此詩慙辰東瘠隔句一韻字怒處圍隔句一韻承上言如此則土宇亦不可保矣慙慙憂之甚而痛也土宇已之鄉土居宅也居邊陲則思內地之安在逆旅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不辰不過其時也憊怒迅疾之怒即震怒也是時鎬京在西方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覲遇見也瘠狂惑之疾狂惑之人指當時居位謀國之人圍邊陲也言我所遇見者無非狂惑之人挑怨賈禍故我之邊陲日以多事有如荆棘即史言諸侯叛王及東夷西戎迭見侵擾之事

爲謀爲忌

秘音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學反

此告以弭亂之道也

侵削也淑善載則胥相也

承上

言王以兵戢亂豈不爲謀且慎哉然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

其道而所與謀者非其人也我今告爾憂恤如下詔罪己推誠肆赦之類誨爾序爵如任賢以收人心斥

奸以謝衆怒之類以此弭亂猶濯之解熱而已何能聽我言以從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如彼遡

音素

風亦孔之僂

音愛

民有肅心

肄

音烹音耕切一音緝

云不

逮好

去聲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上聲

此

承上載胥及溺而言逆流而上曰遡遡風者流逆而風亦逆也僂彷彿謂見之不明也風水俱逆舟行難

前遙瞻彼岸不知尚在何處猶書所云若涉大水茫  
無津涯民謂居官而隱者肅戒也民有戒心皆云時  
勢至此無救于事甘心稼穡爲力耕之民以代祿養  
故曰維寶維好勞而無患便是寶勞而無憂便是好  
言舍此無一可者蓋無聊自慰之語毛傳  
并使也姚承菴曰并从卂从并恐是並字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

莫侯切

賊稼穡卒痒

音

哀恫

音通

中國具贅

之芮反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承上言欲隱于稼穡

而稼穡又不可得立王謂所立之王即厲王也此詩  
作于共和之時厲王尚在故詩人叙其事而刺之降  
此蟲賊正滅我立王之事蟲食苗根曰蝻食節曰賊  
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恫痛也漢書男子在  
婦家爲贅婿具贅謂君民之間不相聯屬有如贅物  
卒荒謂滿目榛蕪不成世界旅力解見小雅北山穹

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謂  
饑饉薦臻氣息纔屬雖欲呼天以訴而不能矣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側姜切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平聲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此與下維此聖人章言國之治亂全

在于君故言惠君如此不順如此聖人如此愚人如此  
此爲一篇關鍵惠順也民謂百姓人謂羣臣民人所  
瞻謂胸次洞達民人所共見內則秉持其心而有常  
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而慎擇輔相之  
人以共理天下不順道之君用一己之見而使之善  
何由得善乎此種人是異類舉心動念別是一樣使  
民驚然喪其樂生之心勃然發其不平之忿故曰卒  
狂輔潛卷曰獨言相者舉重也能擇一相則所用  
無不賢矣

瞻彼中林牡

音辛所切

牡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以鹿之相從起朋友之相諧牡牡羣行自得之意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

以食慮患則環卧以禦己者已然之詞諧不信也胥相穀善也朋友皆已猜疑不相與以善道故欲進而盡言則見惡于朋友欲退而不言則抱慚于幽獨躊躇前却如臨深谷此詩前後三章俱以維此發端俱發明聖主與暴君種種區別此章忽刺及朋友前後不屬定係錯簡若編次于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之後嗟爾朋友之前則章法秩然血脉融貫矣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巨已切

賦也瞻視也言語詞此言知愚之異而歎己之難于言也承上章言進退皆窮則禍

機見矣聖人炳于幾先故所見者遠愚人狃于目前以顛覆狂悖爲可喜我于此非不能言也胡爲若此畏忌而不言哉恨極自訝不了之語無窮之味按周語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使衛巫監謗告則殺之道路以目胡斯畏忌蓋謂此宋李沆好言朝廷事變王旦不以爲然及澶淵息兵之後真宗東封西祀紛然而起王旦始追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此所謂瞻言百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徒沃反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

此與下二章俱承自有肺腸以申自用之意良善迪進也顧復即蓼莪之顧復言春

戀不已荼苦菜毒螫蟲明知犯上作亂必受荼毒而甘心爲之者蓋良人弗用既無以致民之安忍心是用適足以重民之困民不堪命亂亦死不亂亦死故甘心不顧也于良人言此者愛而內之之詞于忍人



言彼者惡而  
外之之詞

大風有隧

音遂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中六反乃風所來之路也

興也隧路也有水曰溪無水曰谷式用穀善征往也中垢胸

中汙穢也大風之行有所從來興賢愚各有其性故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見人

品易辨而王不能辨故不求用賢而維顧復忍心也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心鄒肇敏曰大谷風

洞也陽和縣有洞出風每年致祭水經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風氣蕭瑟習習不止宋

潛溪有風門記王漢臣曰穀即五穀之穀五穀爲美種良人爲善類其所作爲培養君子之元氣拯救小

民之饑溺故曰式穀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上言大風有隧之下接以良人不順兩項此大風有隧單接貪人敗類語意有別蓋言大風之

來或東西或南北尚有道路貪人不論是非不問曲直惟利是圖以致君臣父子同類相殘故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以聽從其言則隨口以對誦述先王則昏然欲卧非徒不用反使我悖逆之事覆反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胡郭反既

之陰女音汝反予來赫

黑各切此自明作詩之意而言己之不能聽于友也朋友即貪人

以其同爲王臣故曰朋友以其不能聽言故嗟此人而嘆之飛蟲鳥也射鳥曰弋陰與陰同覆庇也赫嚇也莊子以梁國嚇我是我雖愚魯豈無所見而妄作此詩我之詩上以悲國運之衰下以憫生民之病

始而原召禍之階繼而明止亂之術言之所存不一豈無一言之中理乎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不可以不獲而廢弋也言必有中不可以不中而廢言也予之言開其自新之路啓其避禍之方正以覆庇女反來嚇予謂予無知妄譚將有後患豈所望于女者哉味一既字責其不聽前日之言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音佩必黑反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通職競用力

此與下章言民好亂皆因居官者驅迫使然也罔極謂貪亂而不知所止涼薄

也左傳號有涼德職涼者專爲涼薄如分內之事背者反道敗德按善背天資刻薄工于爲惡不利于民者竭力爲之惟恐不勝則民之回通亦竭力爲之上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諒

涼石經諒

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

此章叶韻未詳 戾定也民之未戾由專爲盜賊之臣爲之寇也職涼職競職

盜三職字如官職之職謂專專爲此如分內當然之事涼曰二句形容小人用心之險口然而心不然乃其職盜爲寇根源其初亦以涼薄爲不可既而背其初言善詈君子詈而曰善謂飾非拒諫工于詬詈也雖曰匪予承上善詈來言女雖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既作爾歌則已得其情雖欲逃罪而不得女受之而改悔可也 前言胡斯畏忌何其躊躇此言既作爾歌何其慷慨

雲漢

序仍叔美宣王也

宣王憂旱祈雨仍叔作詩寫其反躬罪己之意故曰美宣王按竹書

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禱于郊廟史記自二年不雨至于六年此詩之作當在此時 仍氏叔字周大夫孔

疏春秋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已七十六年則仍叔非春秋時仍叔或是世稱如

晉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也

倬

音卓

彼雲漢昭回于天

切鉄因

王曰於乎

音烏呼

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

息亮切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桑經切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吐丁切也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水之

賦也倬明貌雲漢天河

精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昭光也回轉也昭回則非雨之象王曰二句作一氣讀饑饉解見小雅雨無正薦重臻至靡無也舉舉其祭也愛吝惜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謂所祭之牛羊完全而卜吉者圭璧以玉爲之上圓下方曰圭內方外圓曰璧卒盡也牲玉各隨所宜而用必周到罄竭而無吝故

曰靡愛曰既卒仍叔述宣王遭旱而懼仰河漢以觀  
雨之候而不得故悲嘆而謂今人何罪而連年不熟  
我于神無不舉于牲無所愛于圭璧則既盡凡所以  
求天者已至矣天寧不感格而聽我乎寧何也寧莫  
我聽非咎天也咎己之若何而天莫聽隱然有引罪  
之意全詩以王曰二字爲領袖皆寫王意中之語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十一索鬼神言  
求廢祀而修舉之以求回天意非謂旱因廢祀之故  
而祭之也

旱既大

音泰下全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奠

上从酉酒也下从六足也

瘞

於例反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

力中切

耗

耗石經作耗六書正譌俗作耗非

斁

音妬丁反

下土寧丁我躬

上言舉廢祀而無其應此言舉常祀而無其應因歸  
怨于己也蘊者陽氣之蓄積隆者陽氣之驕亢蟲蟲  
熱氣觸人游氣飛行若蠛蠓之惱人故曰蟲蟲殄絕  
也既祭此而又祭彼相續不絕也裡祀解見生民郊  
謂祀天地宮謂祀宗廟自郊徂宮從郊而至宗廟也  
方祭則上而奠之于神前既祭則下而埋之于地內  
自郊至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祇人鬼內外無不裡  
祀矣上章是索廢祀故曰舉此章是修大祀故曰宗  
宮之神莫親于后稷降臨而力不能救郊之神莫尊  
于上帝能救而降臨難必若是則將耗敗下土矣若  
果爾則寧我當其禍無害百姓也舉后稷于上帝之  
前者先親而後尊也耗虛減數朽敗丁當也寧丁我  
躬有歸咎自責意如唐太宗吞蝗而祝之曰民以穀  
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韓文公祈雨告神曰  
百姓可哀宜蒙憐憫若刺史有罪  
寧被災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

夷回切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

祖于摧

在雷切故娓娓言之不可推

每章以旱既太甚發端蓋憂旱之切

者遇災而心懷恐懼也如霆如雷望雨之切若聞雷霆之聲也說文身無右臂曰孑大亂之後周之黎民半箇亦不剩災眚可謂極矣今觀天意并我亦不能相容蓋君民一體民無遺君不能獨存祖孫一脉此身既亡祖不能復祀安得不畏乎畏者非畏身之亡也蓋因天之災而畏民畏祖也推謂敗其基業基業既敗則享祀不復繼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在呂切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

果五切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

林所切

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

演女切

不可沮言旱甚當多方思救不可沮赫赫炎亢旱可畏之象云我無所舊

解宇宙雖廣無陰可憇非也蓋人主以天下爲所天下皆旱萬民失所則我無所矣大命興亡之大命近止謂國家將亡靡瞻謂無所瞻仰靡顧謂無人顧惜羣公古之有德者先正先世爲官之正長此皆不助我矣然猶曰尊而不親也父母先祖至親骨肉豈其忍而不救乎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自猜自疑如此

旱既大甚滌

音敵徒歷反

滌山川

樞倫切

旱魃

音拔蒲末反

爲虐如

惓

音談

如焚

符均切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

聞

微勻切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徒勻切

滌滌即孟子所謂濯濯枯槁之甚山無草

木水無魚鱉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  
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悞焚皆  
火燒之名蓋鑠石流金之象如熏者憂民塗炭此身  
如在烈焰之中我憂如此羣公先正竟付諸罔聞昊  
天上帝寧使我避位以讓賢者  
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既大甚黽

音閔彌忍反

勉畏去胡寧瘖

音顛都田反

我以旱慴

音慘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

虞

元具切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乃路反命方急當思救之又黽勉

而不敢去黽勉解見邛風谷風胡寧猶言胡然瘖病  
慴慘也天災之來皆由自取痛哉不知其何故若謂  
案盛不潔祭祀不時則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  
即祈來年有先祀之戒不可謂不夙也禾稼方登即

祭四方農事始畢即祭后土無後時之愆不可謂暮也上帝竟不亮我得無有悔于心因而怒我乎我自反敬恭明神不宜有悔怒也乃久旱不雨何哉孔疏在貌爲敬在心爲恭言其外則盡禮內則盡誠也虔度也謂鑒亮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

音菊

哉庶正疚

音救

哉豕宰

樊里切

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

羽己切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

云如何里

散謂散財賑濟友作有散無有紀言發粟救荒不可勝計下正言其事庶正庶官之長周

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豕宰又衆長之長鞠窮疚病也皆奔走于祈禱賑救之事以致勞瘁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左右上士中士下士也以上諸臣無有一人不捐粟以

周民者無有自謂力不能而止者舉首而望曰瞻傾首而望曰印里即道里之里我諸臣救荒如此亦宜挽回天意矣而漠然如故故瞻印而訴之曰天之去地不知有幾何里而曾不鑒察也昊天解見小雅節南山

瞻印昊天有嘒

音諱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無羸

音盈

大命

近止無弃

棄石經作弃

爾成何求爲

于僞切

我以戾庶正

音征瞻

印昊天曷惠其寧

此章宣王不敢望回天意而勸諸大夫誠心祈禱弗始勤終怠嘒星光燦

爛之象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仰瞻昊天不見雲興而見衆星無雨之證也于是呼而告之曰大夫君子所以竭誠而昭格者已不遺餘力矣羸餘也雖今死亡將近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于上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戾定也大旱之時衆正皇皇不寧故求其戾衆正然未

有民不安而庶正能定者瞻仰昊天何不惠我以安寧乎蓋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欺期必之意 李愚公曰何辜今之人一句是宣王憂旱本源而終以冒惠其寧結之蓋斯人無罪而遇災其不安甚矣必斯人安而後宰斯人者得安通篇憂旱爲雨而不露一雨字蓋惕然惶懼不敢言及正其憂之深也 鄒肇敏曰凡修救之急務宣王皆用之然而非所恃也夫洒水念亂未央勤政彼其昭格諒有素焉夫惟昭格有素故性璧不爲具文減膳徹縣非循故事天表之應卒惠其寧蓋有敬天勤民之心然後有內修外攘之績向令宣王素不恤民亦安能遇災而懼焦勞懇惻如此雲漢所以首宣王詩也 李迂仲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憂民如此寧有不中興乎

#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按此乃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行之詩而序云美宣者揚子

曰習亂則好始治宣仍厲王之後可謂習亂矣而能崇德報功行天子之職詩人樂其始治所以美之也

郝仲輿曰人臣立功紀勲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徒爲救旱以明其格天之德崧高不徒爲送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徒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徒以美韓封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尹官也以官爲氏周之卿士竹書

宣王七年錫申伯命申在今河南鄧州信陽州之境

崧

音松

高維嶽駿

音峻

極于天

神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

及甫維周之翰

音寒

四國于蕃

分遭切

四方于宣

賦也

首章推受封之

本中六章詳分封之事末則表己贈詩之意爾雅  
山大而高曰崧嶽即周禮所謂嶽山雍州鎮也天下  
諸山得專以嶽名者惟此山耳在今陝西鳳翔府隴  
州南八十里駿禮記作峻維嶽降神雖形容之詞實  
是真切之理蓋人物之生乃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  
澤之積也甫謂仲山甫申國姜姓申本侯爵以其爲  
方伯故謂申伯當時仲山甫爲相詩人借山甫以美  
申伯兩及字有濟美之意翰羽翼也鳥有兩翼申甫  
如翼在兩旁不可闕一也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  
也必有所爲故二人雖身在王朝而能佐王制馭宇  
內于四國則蕃蔽其患害于四方則宣布其德威申  
甫功業之隆重如此封謝之命所由來也四國有  
所界內也四方無所界外也四方則自四國而廣言  
之或疑甫作仲山甫則甫爲字申爲國名不宜以  
甫與申對不知舜典稱稷契而稷以官契以名漢稱  
絳灌而絳以封邑灌以姓文辭皆不類也禮記孔子

閒居注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  
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

賡音尾賡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失吏反王命

召伯

通莫切

定申伯之宅

達各切

登是南邦

如字又悲功切

世執其

功

叶光又如字也

賡賡勤也此言王分封之意重而作封之意遠  
纘纘也綜集也王纘之事猶云纘王

之事詩之倒句奉王命以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之  
事故使申伯繼其職以綜其事也國之所都曰邑申  
伯先受封于申國本近謝今命爲牧伯故改邑于謝  
地里志申國在南陽宛縣謝在南陽棘陽縣申謝相  
近式法也味詩詞當日申謝反側王命召伯經營于  
申謝之間其所經營南國皆以爲法王因封申伯于  
謝以鎮守其地召伯召穆公也召公爲司空主繕治  
定者定其規制登升也以諸侯升爲牧伯故曰登不



曰世守其地而曰世執其功者申伯有功南國戒其子孫世世謹守無失前人事業此見委任甚重期望甚遠皆宣王所以厚申伯也春秋時楚經營北方大抵用申息之師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宛即申也申即南陽也李明德曰申伯自申遷謝宣王之所改封也謝近于荆與徐相連舊嘗表裏爲江淮諸國之患穆王以降周德寢衰厲王失道江淮荆楚之間紛紛多事宣王命將伐荆而蠻荆威自將伐徐而淮夷服謝爲荆徐之要衝宣王改封申伯于此扼吭之慮遠矣姚承菴曰詩中王纘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等字總見天子眷注之勤嚴坦叔曰詩人之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牽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牽言載牽則謂設牽於車是牽是塗止是以瓜爲蒞一事耳今言是剝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蒞則謂淹瓜爲蒞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

指國所都之地此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相似蓋歌詠之詞與長行文體裁固不同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悲功切又如字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如字又于

方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如字又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叶然又如字

此述封謝之命上四句是言封之意

下四句是周分封之務按謝初定人心反側申伯

往鎮恐其有所紛更以致多事故告以女往武南邦當因是謝人隨其風俗度其時勢以布其經綸庶幾上下相安可以長治也作振起庸功也周禮民功曰庸徹什一之法也厲王時徹法漸壞故命申伯以徹法定其經界酌其賦稅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私人家臣也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申伯私人原在申邑今并遷于謝庶免內顧傅御傅相及治事之官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音蓄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亡角切

藐王錫申伯

通各切

四牡騶

渠畧反

騶鉤膺濯濯

直角反

此封國成而錫之也功乃城謝之事與前功字不同營營建倣始也始作之也謝國無城今始創之曰有倣不言室宇而言寢廟營宮室當先宗廟藐藐高廣貌蓋城以衛民廟以奉先皆舉其重也騶騶壯健貌濯濯鮮潔貌見所錫之隆眷顧之厚將遣之就國也鉤膺解見小雅采芑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滿補切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

叶補

往近

音記說文从走从斤俗皆从斤

王舅南土是保

叶補

此遣就國而戒之也上言王錫是朝中錫予此言王遣則倣裝在道矣路象路乘四馬我圖爾居莫如南

土非徒以其地美人衆蓋上爲國下爲民斟酌于人與地之間惟申伯于南土最爲相宜也介圭王之守器長尺有二寸諸侯之圭不過九寸此介圭非尋常賜予故曰寶往往封于謝也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王舅元舅不知何屬據宣王之后姜氏申爲姜姓之國則申伯疑爲宣后之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言王舅往封于謝凡南土諸侯近王舅者皆當保安之而爲王朝巨鎮也

申伯信邁王餞

賤淺反

于郿

音眉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

居良切

以峙

直紀切

其粳

音張

式邁其行

杭叶

此餞之而重其行也上四句是啓行時隆餞送之禮下是在道時極供億之厚邁往也餞解見邶風

泉水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祭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時王至鄭冊命于

文王之廟故行餞禮于郾既餞于郾復返于鎬然後  
往謝故曰還南謝于誠歸猶言誠歸于謝謝是所封  
之國故以往爲歸言信邁言誠歸者蓋申伯志存王  
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言誠謂  
成行有悵望之意微土疆與上不同上是井其田以  
授民此則取其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餼糧以供一時  
之用耳峙聚振糧邁速也式邁其行蓋供億既備道  
無留難非云行之速也一統志郾在今陝西鳳翔  
府郾縣即董  
卓之郾塢

申伯番

分遭切

番既入于謝徒御嘽

吐丹切

嘽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

音寒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虛言切

此入謝而周人喜之見其稱分封之典所謂式南邦  
而保南土者亦于此徵之番番耆艾之狀亦見風

度整飭之意入者自此之彼之謂非已到于謝也徒  
徒行者御御車者嘽嘽衆盛貌此叙其從行之儀也  
戎猶爾爾翰幹也解見小雅桑扈天下以王朝爲根本  
王朝以侯國爲藩翰藩翰得人則本根益固故周邦  
之人咸喜而相謂曰今爾有良翰矣不顯丕顯也元  
長憲法也文以經邦武以戡亂足爲法式也謝居荆  
徐衝要須文武全才足  
爲保障故云文武爲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切

此萬邦聞

音問

于四國

于逼切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言贈詩之意以終之

柔惠且直者蓋臣道以柔順爲主然必正直乃爲全  
美揉謂矯而正之强者治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也  
聞謂懷惠者頌其仁畏威者頌其義也言其志爲詩  
歌于工爲誦聲足感人爲風碩大肆遂也孔碩謂有

闢于天下國家肆好謂音節之妙聲氣之和聞者莫  
不激揚鼓舞然皆本其生稟之異位望之隆德業之  
盛所致非吉甫自誇其所作也贈者增也贈之財使  
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贊美已往所以勉勵  
將來也申伯之德四句就申伯作卿士言之詩人說  
到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述其德業之隆見今日出封  
不得不贈之以詩也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謬爲鋪張  
揚厲雖善作者其能碩且好乎肆字亦有意蓋聲視  
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末句見所言皆實  
事作者非溢美受者無愧色此詩稱王命者五稱  
申伯者十一殷勤鄭重不厭重複有無窮之味錢  
長玉曰因親建侯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  
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簡注之誠藩衛之績而元  
舅之親纔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寵其行者  
非止爲外戚之榮而已郝楚望曰申伯以王元舅  
褒封晉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弑幽

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手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哉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詞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 胡幼清曰宣王中興有申甫之德業聞望吉甫之學問文章豈其人未嘗生于厲王之時乎顧上之人何如耳噫此可動深長思矣 王伯厚曰營謝戍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讐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任外戚者率以之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寵任外戚者其鑒諸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朱康流曰周室中衰華戎雜處非文武威風有大方畧者不能

據形勝以制戎狄而藩王國故召伯營謝燕師完韓山甫城齊受其事者皆時第一流人宣王可謂能任賢矣故吉甫作詩以美之因以慰勉山甫焉

竹書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音格于下

叶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首六章叙其降生之異與其德業之隆

隆末二章乃述其城齊之役與贈言之意一則以山甫德業如此而使之城齊其事則不足辨一則以山躬是保而使之久出其心尤不自安故特以慰其心

按頌山甫而以物則秉彝發端不是泛論道理見

民有公好山甫之頌本于天性協于人情非溢美私譽也然衆也內而耳目口鼻外而君臣父子皆物也則法也有耳目則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者此皆民之秉彝也秉執持也理具于心不可移奪若執持然彝常也書所謂恒性也懿美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于均稟同賦之中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于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德昭明感格于下故保佑宣王而生仲山甫以佐中興之功山甫之生非偶然也天子指宣王仲山甫即樊侯也姬姓虞仲之後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氏焉晉語云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公圍之蒼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樊仲即仲山甫也封于樊故毛傳謂之樊侯杜欽權德輿羅泌之言紛紛當以晉語爲據徐玄扈曰詩皆稽實待虛之詞故貧富素絢二章商賜深得說詩之旨蓋古人斷章取義假以立言

却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爲詩人之旨也即如此章孟子引爲性善之證若論吉甫當日作詩之意何嘗說性善特欲美山甫之德而以好德發之首章只言生民同受稟于天故有好德之情而德之可好未有如山甫者蓋以山甫之生天爲保天子而生非但如其生烝民者也下便詳言山甫之德如盡職待人事君皆德內事而結之以德輶如毛與好懿德相應贊頌已畢然後插入本事故以城齊終焉凡雅頌之詩皆出一時如椽之筆春容溫雅結構嚴密說詩者正當考其條理尋其脉絡以會其旨意拘攣牽合最害于義不可不戒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補協曰叶韻若賦未詳別本作明命是職注云

毛本作賦非也或然此言山甫之德君道以剛爲主臣德以柔爲先以柔承剛則潛孚默契自可布君德而盡臣職柔嘉溫和而善則法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翼翼恭敬也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以古爲法不敢自用威儀是力君子莊敬日強其威儀之間精神凝固不懈怠也孔疏謂力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于位可見威儀不徒在聲音笑貌間矣吉甫之德如此故有當于天子之意而使之賦其明命引起下二章語意今人論學好譚心性古人只言威儀此是古人用功真切有把握處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夫能知敬之養神威儀之定命可與語學矣唐

宣宗時李衛公措置藩鎮功名最盛宣宗嘗言見李卿令我毛髮洒淅夫爲臣者不可使君侮亦不可使君畏畏則疑忌叢生禍端滋起如山甫之柔嘉真萬世人臣之標準也大凡中興之主英睿者多在朝諸臣太剛失之太過太柔失之不及惟山甫柔克之則將順其美都兪吁咈而不混其可否天子豈有不順之者乎明命之布亦不宜過剛過柔能柔嘉維則故可使賦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音壁舊云無韻未詳

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補協曰別本作王躬是佛音弼注云毛本作保非也或然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

于外四方爰發

方月反

此言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經營四方凡事皆賴山甫下章乃言山甫之盡職百辟百官也式是百辟爲百官所取法也戎女也纘

祖考保王躬欲其以孝于父祖者而忠于君出納王命賦政爰發使其以忠于君者而及于民出納謂命之善者宣布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發者感動振作之意漢山東吏布詔令百姓扶老攜幼老羸癰疾者扶杖往聽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是此皆天子期之之意王命二字通貫一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音鄙

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將明爲一韻身人爲一韻此

言山甫之盡職上奉王命下定國是智以守已忠以事君作四項看肅肅猶凜凜將行也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輕重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若順也與治同道爲順與亂同事爲否即善惡也明者

不奪于毀譽不蔽于愛憎能區類而別之按邦國若否山甫既以明之然明而察察然孰爲賢孰爲不肖分別太過則啓疑忌之萌開朋黨之漸小人不能容其身我亦不能容其身朝廷之上紛紛多事雖欲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不可得矣山甫明而且哲哲乃明中作用進賢退不肖了無痕跡既不任怨亦不任德渾渾穆穆端拱于賢不肖之間保其身以保王躬因而保天下皆哲之一字爲之彌縫匡救也易曰晦而明明而不晦徒足僨事而已邵二泉曰身也者理氣之會苟不得已與其存軀吾寧存理

人亦有言柔則茹

音孺

之剛則吐

上聲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音鰥

寡

古叶

不畏彊禦

上聲

嗇

之名

茹柔吐

茹者吞

剛是爲柔惡不茹不吐是爲柔嘉不侮有極弱扶危意不畏有禁奸除暴意不茹二句空說不侮二句是

不如吐之實中德在我人不隨人爲剛柔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朱康流曰不如不吐見山甫大公至正之心柔亦不如非以其柔故昵之也剛亦不吐非以其剛故仇之也柔嘉維則則雖令儀令色原與胡廣趙戒之依阿者不同矣剛柔一視則雖不侮不畏原與李膺張儉之憤激者不同矣所以爲王者之佐而任天下之重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動五切之維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

牀舉切

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德輕而莫舉者自暴自棄也儀圖者想像而揣度之惟山甫能舉是德山甫既已舉德我縱愛山甫無可效其忠益惟王有闕失山甫補其不逮是我所望于山甫者下章屬其遄歸蓋爲此唐荆川曰



人君日有萬幾一事未善便是闕補者彌縫贊襄復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說此二章兩以人言引起正見山甫懿德之全獨異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

捷石經作捷在接切

捷每懷靡及

極業切

四牡彭

音傍鋪郎切

彭八鸞鏘

七羊切

鏘王命仲山甫城

彼東方

此言城齊之役本于王命之重祖者出行之祭黃帝之子纍祖好遊死于道後人祀以爲行

神業業動而不息之貌征夫從行之人捷捷疾趨貌每懷靡及蓋因山甫之急公而惟恐後時也彭彭馬之壯鏘鏘聲之和至是始言命仲山之故而曰城彼東方城者版築之事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險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按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

當在夷王時與此傳不合晦菴曰豈徙于夷王之時至此而始備其城郭與陳寅亮曰仲山甫出行馬駕鸞鳴人衆捷趨而靡及爲懷者何也蓋王命城東方身在外而不在王側恐王闕有未及補王躬有未及保夙夜之間未及以匪解事一人也每懷永懷亦見山甫小心翼翼處杜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武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防其三又有變出于不備者况得不爲備乎愚謂杜氏此言所謂弭其外而忘其內圖其末而遺其本者也幽王之時若無褒姒宣王之威力尚在犬戎雖強其奈我何語曰慎防其所憎而禍發于所愛聖帝明王亦末如之何矣

四牡騤

求龜切

騤八鸞

居奚切

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

叶牆容切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叶思容切

詩以慰其心之懷

此章上四句美其出行而冀其歸之速下表其作駸駸馬行威儀也皆皆聲之和

也徂往遄速也式遄其歸言山甫爲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者不欲其久于外也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自

言作誦時山甫德業藹然于簡冊之間如清風徐來開人懷抱山甫春戀闕庭讀我詩知歸期不遠無煩

顧慮也故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張七澤曰說者以每懷永懷爲專指城齊之事然仲山甫之懷不

止此也此詩首章便說保天子下又言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人所繫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

者當日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亦未可知然去君遠行不得朝夕納誨能無有所不及乎能

無長久之懷乎故山甫徂齊而有懷忠愛之心也吉甫作誦以慰之亦以諷王也夫長孺出守淮陽尚依

依願出入禁闥山甫豈無是心一旦遠役未必非疏  
間之漸吉甫安得不致意哉過歸之語其旨深矣  
許益之曰此詩八章之間言山甫者十有二蓋詩人  
之情與作詩之體于所愛者喜舉其名而道之故出  
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六月之于吉甫江漢之  
于召虎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皆屢言之鄒  
肇敏曰後來文章家如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稱  
師魯凡十七近代王槐野壽徐東園文稱東園公凡  
二十三作白尚寶墓碑稱白公者三十二趙大  
洲作孫孝子傳稱孝子者二十四皆倣此法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黃東發曰厲王時諸侯不朝覲錫之典視爲贅物宣王振舉精

明封申伯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懷東方之  
諸侯也錫命韓侯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

則命召虎徐方不庭則自將親征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竹書宣王四年命蹶父如韓韓侯

來朝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邦晉應韓也平王時爲晉所滅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道與下考叶

韓侯受命

命與下朕

叶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音懈與位爲一韻

虔共音恭

爾位朕命不易

異亦二音與辟爲一韻

幹不庭方以佐戎

辟

避壁二音之詞

奕奕大也梁山晉之望在今陝西韓城郃陽賦也首章追述韓侯始受命而王命之

兩縣之界非太王去邠所踰之梁山也治田出穀稅曰甸從梁山禹甸發端最有氣象作詩之法如此倬坦蕩正直之貌道路也梁山之下有坦蕩正直之路乃韓侯朝周以受命者也其命乃王所親命想見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之象續我祖考以下皆親命之詞  
韓先世常爲州牧故曰續我祖考我女也夙夜虔共  
正無廢朕命之處如此則仍使女爲州牧朕命亦不  
易矣此戒勉之詞餘不庭方又推廣言之幹築墻障  
土之木凡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不庭方謂不來  
朝貢之國此等則女當作餘以正之謹侯度而作之  
倡明大義而示之趨用以佐女君教化之所不及辟  
君也蓋韓近邊疆蠻夷叛服不常自穆以來荒服不  
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天子能無望  
于韓侯乎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  
厚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  
彼將無以自安故告以朕命不易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

音昔

韓侯淑旂綏章簟第

音弗

錯衡

戶郎反

玄衮赤舄鉤

膺鏤

音羊

錫

音羊

郭

音擴

若

郭

音弘

弘

淺

幟

音覓

莫

輦

音條

革

金厄

於栗反

予之事

首章初受封時事此則既封入覲而錫

四牡所以駕車韓侯在道所乘者奕奕

馬行之盛也孔甚修長也張腹脰肥壯也諸侯朝于

天子庭實旅百獨言介圭者介圭天子所以封諸侯

入覲則執之以合瑞于王國之守器與他寶不同故

獨言之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兩物爲一類淑旂

綏章以旂言交龍爲旂淑善也言其色之燦爛綏章

染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而其飾之下垂名

綏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簞第錯衡以車言簞者

席之名第者車之蔽以簞爲第也衡者車之軛錯者

塗金于軛以美觀也玄衮赤舄以衣言玄衮玄色之

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赤色之舄鉤膺鏤錫以馬言膺

謂馬之胸以金爲鉤而拘之也馬之眉上曰錫剛鐵

曰鏤雕刻其鐵以爲眉上之飾也鞞鞞淺幟又于車

中別其軾言之鞵去毛之皮鞵車中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鞵鞵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夾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者幪覆軾也以虎皮覆之于軾也降革金厄又于馬中別其轡言之降馬轡革轡首之垂者金厄以金爲環纏其轡首也周自中衰以來侯不受命而覲王不親命而錫者久矣詩人喜見舊典之復故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韓侯入覲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典之意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

音甫

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魚

白交切

鼈鮮魚其藪

音速

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籩豆有且

子餘切

侯氏燕胥

此言韓侯歸國而餞贈之厚

既覲而返復祖

祭者尊其所往如始行也宿止也屠地名今在陝西西安府鄠縣顯父周之公卿餞者送行之燕酒以清



爲聖百壺言其多也魚鱉煮熟之鼈鮮魚鮮美之魚  
荻者菜之總名筍竹萌也蒲蒲始生水中者可剥之  
爲菹此皆餞中之品而出自天府舉之以饗其餘也  
以物送人曰贈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  
卿大夫無路車乘馬此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  
蓋殊典也謂餞出于王而贈出自顯父誤矣此以餞  
爲重故又以籩豆言玩籩豆二句懽喜款洽之語且  
胥皆語詞侯氏謂韓侯有籩有豆王之情濃若此韓  
侯其安意享之無匆匆言別也  
觀禮諸侯之來朝者稱侯氏

韓侯取娶

同

妻汾

音焚

王之甥

蹶

音決

父

音甫

之子

叶慈

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

鋪郎切

彭八鸞

鏘

七羊切

鏘不顯其光

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因韓侯入覲

而歸遂極稱其

娶妻親迎之事汾王二句言族類之貴下皆言婚禮之盛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因稱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之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何黃如曰汾王之甥即蹇父也爾雅妻之父爲外舅謂我舅者謂之甥帝館甥于貳室是也又爾雅呼甥者有四葦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四人體敵更相爲甥然則甥是同葦之稱若謂韓姑與厲王同葦至宣王時方嫁于論疎矣或謂外孫亦曰甥何知姑非厲王外甥乎今案外孫稱彌甥不單名甥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夫旣不可以姑爲厲王同葦又不可以外孫爲甥則汾王之甥指蹇父無疑矣故下文即以蹇父承之言韓侯所娶之妻乃汾王之甥蹇父之子也蹇氏父字王之卿士里邑也百兩侈言其儀之盛即鵲巢所云百兩也八鸞鏘鏘每車皆有八鸞之聲也不顯丕顯

也諸娣衆媵妾祁祁徐靚也謂舉止從容態度閒雅如雲衆多也顧視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此顧字爛明燦照耀也迎以百兩是侍以邦君之禮何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從以諸娣是送以夫人之禮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亦闢著始命爲諸侯意呂伯恭曰古者任過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故能展布自竭詩美錫命因道取妻其意在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服豫亦在其中矣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

于僞切

韓姑

其一反

相

息亮切攸莫如

韓樂

力告切

孔樂韓土川澤訏

況甫切

訏魴鱖

音序

甫甫鹿鹿

嘆

愚甫切

嘆有熊有羆有貓

苗茅二音

有虎慶既令居

御斤於斤二反

韓姑燕譽

羊茹羊諸二反

此言蹶父相韓之善而韓姑遂歸韓之樂

孔武言其才幹敏捷靡國

不到言奉命出使涉歷之多非必各國皆至也姑蹶父姓婦人稱姓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姑其一也相視也說文攸行水也字本從水省作攸借爲所字解蹶父奉命出使因爲女姑氏相其所居莫如韓樂孔樂句下正言其樂也訐訐甫甫皆大也水大則魚亦大嘆嘆羣口相聚也能熊解見小雅斯干貓似虎而淺毛貓食田鼠虎食田豕九土之宜不一大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乃有流而爲川潄而爲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深而名魚聚澤深而時物育又有奇異禽獸出于其間則物之饒可知地廣物饒故蹶父旬宣慶其居之善韓姑于歸安之而美其譽令善燕安也此雖叙韓姑歸韓之樂總見韓土封域之妙按蹶父擇壻何與王朝事而詩人形容韓樂娓娓不厭何也語曰瓶水凍而知天下之寒汾王失道王室幾絕列國可知韓國介在蠻貊其富庶視中原爲最難今

魴鱣麇鹿熊羆貓虎無不成若則韓侯之控御皆宣  
王任使力也故序曰美宣王 朱康流曰嘗考之春  
秋寇亂爲患北國爲最非得其人不可詩中絕無一  
語言及韓侯才能惟因蹶父相攸點綴物產之盛以  
見嗣續之際不替家聲百蠻雖悍莫敢侵擾以得保  
其樂土則韓侯之才能可見此雖大雅而醞釀波瀾  
饒有風人之致

溥

从浦从寸  
俗从專非

彼韓城燕師所完

音

以先祖受命

叶名城  
命爲一

韻

因時百蠻

彌隣切完  
蠻爲一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

武伯反

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貌皮赤豹黃

羆

音毗  
職貢

此章言王之委重于韓侯勉以自強而修其  
溥大也燕北燕國召公封于燕韓初封時召

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築此城不曰築而曰完者種  
種堅固之義大哉韓城乃召公帥燕師築此城極其  
完固無易視之也以字是推原語氣時是也言今日  
以追貊國託韓者以韓先祖受命爲侯伯原因百蠻  
崛強難服故封韓侯先祖爲之長今王亦以追貊錫  
韓侯令撫柔所受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  
盡予之則今日之命一循先朝典故此女祖考所當  
續者須鑿池築城深耕易耨切實圖治無務虛名令  
貌與豹羆之皮不絕于貢方爲不負所託侯其可不  
勉哉百蠻北方諸蠻追蠻貊中國名北國王畿外北  
面之國屬在邊方易于不庭韓侯所當幹以正之者  
墉城塹池也畝田畝籍徹法也四實字言循習久便  
有名無實必以實心行實政方可也以方物貢上曰  
獻貌白狐虎豹之屬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于熊有  
黃有赤以黃爲上赤豹黃羆亦獻其皮也王者不貴  
異物此本土方物載在憲典故令獻之也此章以

先祖受命之因今王錫韓侯之意諄諄相戒蓋不知封國所由則無以作其忠不知世業所在則無以教之孝故推本言之修城池以固圉治田稅以足食貢土物以奉戎辟韓處邊陲尤其所急者故復申飭之水經注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即此詩所云燕師所完也黃才伯曰是詩也君臣朋友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具學者讀之亦可以興矣

##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伐徐戎歸錫召穆公命

是詩之作當在此時

鄒肇敏曰宣王武功見于小

雅者則有六月采芑見于大雅者則有江漢常武考

之竹書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爲

患故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穆王時徐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厲王時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蠢動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獫狁方叔征蠻荆于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道出師以防侵軼耳蓋至淮徐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而教寧遂暨于四方故二詩皆曰四方既平乃篇終要歸于文德王猶若規若頌詩人之意深遠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他侯切

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

故江漢二水名浮

浮水滿貌武夫將士從征者滔滔順流而下也車戎車鳥隼曰旃出車設旃則舍舟而陸矣安怠安遊逸



遊舒徐緩也匪安匪游匪舒若是其皇皇者爲敵加  
于己倡亂犯順理勢之所不容不得已而應之故曰  
淮夷來求又曰淮夷來鋪求者生事尋釁不相安之  
象鋪者張揚聲勢無忌憚之象以其侵擾竊據故求  
而伐之以其散處潛伏故鋪以討之陳器之謂淮  
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  
南鄒肇敏曰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伐徐戎何  
必取南北爲目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今按  
竹書王伐徐戎次于淮則常武所言淮浦淮漬指所  
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江出岷山漢出  
嶓冢漢至大別山與江流合大別在江夏界今大別  
之北漢口是也亦曰沔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  
郡

江漢湯

音商書  
羊切

湯武夫洸

音

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

唐丁

時靡有爭

留陘反

王心載寧

此章述其成功 湯爲熱水水流之怒如湯之沸也  
洸水湧貌士氣百倍如水之湧也經營兼招攜伐叛  
二義四方淮夷之四面小國淮夷作亂四方必有受  
其震驚者故必經營四方四方即淮夷之四方如徐  
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都以西江門以東是也成成功  
也克勝則使傳遞告成功于王知非公親告王者  
以下章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尚未還也王國邦畿  
也四方王國如手足腹心四方既平王國庶乎平定  
矣庶者幾幸之詞經營既定上觀國勢荒服靖而畿  
甸安再下觀民心反側除而順績著民爭亦于是息  
矣時是也載則也天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  
爭心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洽王者以天下爲心  
必使天下無爭而後大臣之功成王者之心安 嚴  
坦叔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淮最遠故淮夷最難服

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至南方之役伐蠻荆伐淮夷伐徐戎至再至三蓋東南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淮夷平則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許

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

音闡

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

音予

疆于理至于南海

虎委切

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

公與召公復于王之詞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稅以慰民心故此章特言徹法之事

許水涯召穆公名虎至此始點出召公字面召公伐淮夷之師從江漢來仍從江漢歸故班師至江漢合流之許而適承王之後命諭以且無歸而經理其事也式辟以下皆冊命之語式闡是開拓其侵地而復

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徹籍法也疆內之土地皆以  
徹法行之也疾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武事僅  
定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于病民且疑于急迫故以  
非疾非棘慰之蓋什一我周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  
取法焉耳畫經界爲疆分地理爲理于往也女召公  
往而疆之以正其經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  
至于南海言自淮至海無不疆理也極柱頭也一定  
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同海在  
淮之東南  
故曰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

音巡

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音寒

無曰予

小子

獎里切

召公是似

養里切

肇敏戎公

公後漢書作功

用錫爾祉

此欲言行賞之典先原行賞之事  
武功已成疆理已定宣王于是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從來旬來宣

以至下章自召祖命皆錫命之辭也自江漢之許言之故曰來十日爲旬有徧之義宣布也淮夷之民久不霑王化故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昔文王武王受天之命時女祖召公爲之羽翼今女無以予小子爲不足輔當以召公爲法而輔我召公即召康公名奭翰翼之翮羽也蓋自召康公之後風烈寂寥無聞矣自今伊始女其敏于從事以繼其烈則錫爾以福不負女之勤勞也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曰是似此四句以繼先勉之下二句以報功勳之肇始敏疾戎女公功也即上所云經營疆理之事錫祉猶云賜之多福如下章所陳皆錫祉之事蓋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爲吾翰吾即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爲爾福也

釐

音離力之反

爾圭瓚

才旱反

巨鬯

音暢

一卣

音酉

告于文人

舊云

二句無韻未詳

錫山土田

叶他因切

于周受命

叶彌并切下同

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

叶彌因切

此承上錫祉而言上六句述王錫命之詞下言召公受命而

祝頌之釐賜也瓚者祭時酌鬯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爲之拒黑黍也釀拒爲酒和以鬱金鬱金香草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鬯卣者盛酒之器可受五斗文人文德之人謂文王也詩言錫爾圭瓚拒鬯以祭爾文人之廟而告以錫與之事錫山以壯國勢錫土田以廣封邑必于周而受命焉于往周豐也文王之廟在豐今虎往豐邑受命于文王蓋自爾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勲也召虎中心感激不知何以爲報惟稽首至地祝天子以萬年而已謝君直曰錫山土田必使召公受命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蓋謂賞非宣王之賞是稟命于我祖文武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召公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

必能盡心盡力以報三代人君不責臣子以事功勉臣子以忠孝如此尚書日記拒鬯與鬱鬯不同鬱即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未和鬱單謂拒鬯和鬱乃謂鬱鬯賜之時未和也故曰拒鬯傳云諸侯孝道備賜以拒鬯王制賜玉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鬯于天子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虛久切

作召公考

去九切

天子萬壽

殖酉

切明明天子

獎里切

令聞

音問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越逼

切首是拜

此致其勉君之詞

上稽首是拜于文廟此稽首是拜于家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也對揚三

句是穆公于廟中自矢而祝之詞對者天顏咫尺之意揚謂宣布而行之休美作爲考成也王之命虎也曰召公是似欲我無忝厥祖耳我今當戮力不怠揚王休美爲召公成其終也天子萬壽申前天子萬年

之祝而轉致屬望無盡之意言我誠願王壽考矣而所深願者尤在我王御世明而益明善譽垂于無窮不徒得萬年之壽已也矢者政教所施沛然莫禦如發矢然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是也洽霑也徐徐淪注非用威武以震疊之也宣王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子德意度遠矣徐倣弦曰今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實武德馳逝一時之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數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也

竹書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我皇父休父從王次于淮即此詩

事也鄒肇敏曰天子自將故名常武蓋惟天子建日月之大常十有二存他則止建旂旗旒纛續序謂有



常德以立武功此與蕩之天下蕩蕩  
無紀綱文章同一勦字臆說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所南仲大

秦祖太師皇父

音甫整我

六師以脩我戎

叶既敬既戒

訖力反

惠此南國

越逼反

賦也此詩

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之功首命元帥命元帥  
則總其綱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於泯滅宣王奮

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震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  
明王所命之卿士言其祖則南仲言其官則太師言

其字則皇父南仲文王時武臣宣王命將多取世爵  
蓋以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

故也整齊脩飭戎兵也天子親征故曰六師整六師  
者比其什伍定其部分將以修飭我用兵之事也既

盡也言不爲虛文敬在平日戒在臨時伐暴除殘故  
曰惠伐淮北而曰南國者自鎬京視之也惠此南國

見得戰勝攻取固所不難惟要萬全取勝一怒安民使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大費精神故不得不敬戒也 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上行其事也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 按脩脯也修飭也葺理也此處當用脩字而用脩經史亦通作脩相傳之訛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音甫

左右陳

音陣行

音杭

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象呂反

次命司馬命司馬則

詳其目

尹氏職掌王命或謂即尹吉甫未知其詳

命令尹氏命之也程國名伯爵休父名也上命皇父而此又命休父者蓋命太師以三公治軍事而命司馬以六卿副之也左右陳行等句正命休父之詞行

隊伍左右謂分列於左右蓋結陣而行不使隊伍之錯越也戒登壇而告誠之也師旅解見小雅黍苗率循也淮浦淮水之濱省者察其動靜虛實以爲征討之計留者暫留處者久處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曰不留處言徐土有所舉動當疾起赴之不可迂緩坐失機會三事謂擣穴伐交截奔之事按淮乃徐之淵藪討之急則越淮浮海王師受其疲困緩則鷓鴣張鳥合南國受其憑陵故宣王自將皇父之師直抵徐方以擣其巢穴命召穆公從江漢伐淮以截其應援命休父出迂道循淮浦以截其奔路于是徐如釜魚籠鳥無所逃矣布置以定敵在掌中故曰三事就緒就成就緒絲端也絲有其端出之有序就緒謂得其統緒而成之也召公別爲一師故言皇父休父而不自列其事以爲功程伯休父火正重黎之後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徐古徐子國羸姓伯翳之後俗流於夷周初嘗挾淮夷以叛費誓謂之徐戎後漢書

亦云徐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由此觀之則徐之倔強非一日矣偃雖走死其國猶負固至春秋時乃爲齊吳楚三國所爭則此詩之徐即徐子之國明矣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地廣人衆若淮夷則東夷之衆散處淮浦者耳一統志直隸鳳陽府泗州古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郡國志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將驕輕敵師老病國俱非時雨之師故上言既敬既戒此言不留不處

赫赫業

宜却切

業有嚴

音儼

天子王舒保作

業作韻

匪紹匪遊

徐方繹騷

蘓侯切遊騷一韻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叶廷羊切

徐方震

驚

叶姜方驚一韻

上言戒敕將帥此言王師啓行

赫赫明明王威昭明之象赫赫業業六軍戒嚴之象

業業震動也嚴威也有嚴天子言六師所以赫赫業業者有天子在于行間其威可畏也舒緩保安作行也舒徐安行依日行三十里之法紹糾緊遊遊也匪紹匪遊言不急不徐正申明王舒保作之義繹聯絡不絕騷擾動也震驚徐方者言始而徐方倡亂相繼騷擾震驚徐人徐方震驚者言王師之至如雷如霆徐方倡亂之人畏罪震驚句法顛倒之間各自一意詩人播弄如此

王奮

下从田

厥武如震如怒

暖五切

進厥虎臣闕

音喊又呼檻切

如

虓

音囂火交切

虎鋪

普吳切

敦淮漬

符云切鋪敦淮漬敷敦淮漬敷大也說文作敷

敦彼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此陳兵徐土時事極言其兵之威而

有難犯之勢至而懷疑不服故王震怒督戰進鼓而進之也虎臣

當兵未至之時徐方雖以震驚及兵

指戰將非皇父輩也闕怒聲唬虎怒也虎臣進戰暗  
鳴叱咤威如唬虎鋪徧布也敦屯駐厚集也淮濱水  
涯也仍就醜衆也生得曰虜仍執醜虜手到便擒不  
勞餘力之意截者截然不可犯之象既到淮上臨陣  
將戰王奮揚其威武如雷之大震其聲而人之勃怒  
其色于是虎臣如唬怒之虎徧布屯聚于淮濱之上  
兵威熾焰敵遇即服因而執之也截彼二句是贊美  
之詞士馬整飭旗幟鮮明截然於淮浦者乃王師之  
所駐也萬時華曰夫伐徐何以率淮而截之哉徐  
北淮南其勢相倚故淮徐倡亂每每並興則淮者固  
徐夷出沒之地遁逃藏匿以爲亂藪者矣王師來自  
西北若惟直搗順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  
浮海而王師亦有所難及故命將之時即以定策於  
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濱則曰截彼淮浦彼徐  
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  
爲王猶允塞也黃才伯曰江漢是伐揚州之夷故順

江漢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此考  
之禹貢諸書可證者或者謂淮浦徐土止是一處既  
曰順淮浦而下王師已過淮浦而至徐州矣何以下  
文又曰鋪敦淮漬又何以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宣  
王既循淮浦以省徐土而後返屯於浦與曰非也禹  
貢曾氏解曰淮源出於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  
濫爲患尤在於徐則自豫至淮皆有淮浦而鎬京又  
在豫之西欲至徐必取道於豫故此曰率淮浦省徐  
土就所經歷之浦而言也下文曰鋪淮漬截淮浦則  
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而言也然則所謂率淮浦省徐  
土非指一處亦明矣

王旅嘽

吐丹反

嘽如飛如翰

音寒如江如漢

如山之苞

鋪鉤

切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越逼反

此二章是

形容贊美之詞而此章言天子自將兵出萬全之意  
嘽嘽衆盛也飛如鳥之飛翰飛中之迅疾者蓋鷹  
鷂之類言其神速先發制人也江漢浩蕩一望無際  
言其氣勢宏大也如山苞裹不可闢入言其靜翁之  
不可撼如川長流不可間斷言其動闢之不可禦繇  
繇言部伍連屬不可得而絕翼翼言行次整肅不可  
得而亂測識也不測不得而窺測智勇兼也克能也  
不克不以能自居器度宏也濯征謂舊染惡俗一征  
而洗濯之有咸與維新之象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訖力切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

音旋歸

此章推本王猶見其戰勝于廟堂不

徒角力於邊境

猶謀允信也塞即秉心塞淵之塞蓋老謀深斷周匝完固之意既盡也來者始皆背叛



今來歸附也同集合之意來猶或不來同則無不  
來矣大將之敬戒副將之陳行虎臣之力戰王旅之  
用命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天子之功此專言伐  
徐戎而先言四方既平後言徐方來庭者宣王北伐  
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荆蠻東平淮夷獨徐方未服今  
亦朝於王庭故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又曰徐方不  
回來庭者其身不回者其心革心從順猶云南人不  
復反矣自赫赫明明至此何等氣勢而以王曰還歸  
四字收之真如金聲一震萬馬齊斂言外更有不窮  
兵黠武之意八句用四徐方意興飛舞不可禁遏  
李愚公曰王猶句一章大旨允塞者心無欺偽天下  
惟虛浮者無威望而信實者有精靈前言王命王武  
王旅之威嚴皆從此出朱晦菴曰江漢篇召公帥  
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詩王寶親  
行故於末章反覆其詞以歸功於天子按竹書宣  
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

師伐獫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六年  
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凡五用兵皆宣  
王初年事也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  
敗伐姜戎至於千畝則又敗美業不終豈其四方平  
而遂有怡志乎周宣  
且然何論晉武唐憲

瞻印

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何黃如曰凡伯作板詩在厲  
王末歷共和攝政十二年宣

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似八年立伯服  
九年王室始騷中間相距六十餘年此詩之作在幽  
王時計凡伯當爲八九十歲人老臣見國事日非不  
避禍患憤激而作故序于此詩及召旻皆以爲刺大  
壞也是時褒似擅權于內皇父石父之輩朋應于外  
所用者小人所信者讒言所尚者刑罰所事者刻剥

饑饉薦臻戎狄窺伺馴致  
驪山之禍非大壞而何

瞻印

仰音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

音

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

音再又

蠹

音

賊蠹疾靡有夷屆

居氣切字

由經从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音抽敕留反

言禍亂瞻仰解見雲漢我者

詩人代其民自稱我也惠愛也填塞也言禍亂充滿  
無一處安靜也厲亂也禮記曰一人定國國有定則  
民受其福無定則民受其病瘵病也蠹賊賊自外至  
以比號石父輩蠹疾疾自内生則指褒姒耳罪罟謂  
多設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夷平屆極瘳  
愈也靡有夷屆言靡定者終靡定也靡有夷瘳言瘳  
者日並瘳也

人有土田女

汝音

反有

二音由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徒活反

之

此宜無罪女反收

由殖酉殖二反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

脫音

之有

收爲一韻

奪與說爲一韻

此實指禍亂之事上四句承上章

蟲賊之言而數其侵牟奪取下四句則承

上章蟲賊之言而數其拘繫縱釋人指在位者土田

人民乃諸侯卿大夫所有無罪有罪則兼括士民而

言反者對正之稱不當然而然也覆猶反也徐玄扈

曰左氏桓王取鄆劉蕢邳之田而與鄭人蕪忿生之

田惠王取蕢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

與詹父田人有土田女則奪之皆此類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

音

爲鴟

音

婦有長

舌維厲之階

叶

亂匪降自天

如字

如字

又

生自婦人

如字

又

然

然

然

然

然

匪教匪誨

呼位切

時維婦寺

此推原禍本上言降此大厲而究其階此厲者則以哲婦

當之亂真非降自天矣懿厥哲婦猶言好一伶俐婦人正厭之之語梟鵂惡聲之鳥工于言語謂之長舌褒姒能使幽王奪嫡易樹其長舌可知禍患以漸而升謂之厲階匪教匪誨言此輩非教誨所能喻但有逆去之耳時是也周禮寺人掌女官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醢人春人橐人之屬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與女御女工共事其相倚爲奸最易故言婦而兼及寺也婦人干政必借權于奄寺奄寺作威必藉力于羣小羣小貪利必啓釁于夷狄此其氣類固相召而其事亦相因孔疏奄人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習慣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

謂其知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丁氏奉曰幽王之厲夥甚矣申后

黜而太子廢家屬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叛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

凡此諸厲皆從彼婦三寸之舌以爲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

耶

梟食母鵠鵠即子規也晝

夜悲鳴令人感動故爲哲婦之喻

鞠

音至

人伎

音至之

忒諧始竟背

音倍必

豈曰不極伊胡

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贅蝨織

此承上言婦寺

之害

鞠窮也鞠人窮人也不仁不知無禮無義謂

之窮人

伎害忒變也竟終也樂曲盡爲竟故有終之

義背反也反面爲背故有反之義伎害變幻始則諧毀之終則棄背之此其慘毒亦已甚矣豈曰猶有未

盡乎何用益爲惡乎慝惡也身侍左右陷人則極其  
工巧職業則毫不幹辦識其所不當識休其所不當  
休如賈有三倍之利此賤丈夫所爲君子反知之婦  
人不宜與外事今休其蠶織而與朝廷之事宜乎不  
宜乎利之數無常而言三倍者以三爲數之小  
成也公事祭祀供蘋藻之事如字貫下四句

天何以刺

叶砌

何神不富

方味切

舍

音捨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

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此言災譴之由刺責富福也不

富謂神不以福加王介介紹狄夷狄介狄即褒姒也  
驪山之禍由于褒姒是夷狄之介紹也詩人蓋豫知  
之矣威儀不類謂其形狀與尋常不相類恠之之詞  
人賢人亡逃亡殄盡瘁病也天何以刺神何以不富  
此亦可自省矣乃舍介狄而忌予何懵然不悟若是  
耶天之刺神之不富不祥莫大焉而毫不以爲憂以

至動靜語默無不舛錯賢人安得不逃亡國家安得不殄瘁乎蓋國有賢人如身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篤輔漢卿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女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所當忌惟忌忠臣直士之正己者此所謂胥忌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此承上文而言天人交喪再三慨嘆有涕泗滂沱之

意罔即罔咎之罔優多也幾近也危也

感

音弗音檻胡覽切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

下五反下同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古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

此而賦也。感涕檻泉，解見小雅。采菽，此詩人言己之歎歎，不厭如水之汨汨，不

己者，蓋水維深，故流而不竭。我維憂故言而不止。寧自今言自褒，如進宮之時，已知有今日矣。不先不後，恠之也。感慨到此，復言天心仁愛人主，原自鞏固，苟能改圖爲善，求不辱祖宗，則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蓋祖宗王業皆由太姒、太姜、太任爲之輔佐，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則無忝皇祖。而式救爾後矣。生自婦人，是病無忝皇祖是藥。沈星緯曰：此詩刺王嬖褒姒，故望其君無忝皇祖，召旻刺王任小人，故望其臣有如召公，皆亂極思治之志。

召旻

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潘

笠江曰膽印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  
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  
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  
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旻

音民

天疾威天篤降喪

音桑

瘡

音顛

都

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

音語

卒荒

賦也

仁閔覆下

稱旻

天疾迅威怒也

此

以死喪之禍

下文饑饉是也

我我國家也

饑饉解見

小雅雨無正卒盡也

流流散亡死亡也

居城中所居

之處圍邊垂也荒荒蕪不治也諸侯內畔中國  
被其災犬戎外侵邊疆受其患日蹙之勢如此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

音紅

戶

昏椓

音卓

丁

靡共

音恭

潰潰

音潰

潰潰

回遘實靖夷我邦

悲工切

此言天災由于小人用事

小人得志由王用之而曰天降無所

回遘實靖夷我邦

悲工切

此言天災由于小人用事

小人得志由王用之而曰天降無所

回遘實靖夷我邦

悲工切

歸咎之詞蝨賊斥褒如號石父之輩以言語相惑謂之誼苗之蝨賊其害在內國之小人其病亦在內故曰內誼昏闇人官名也祿宮刑男女不以義交其刑宮古時以宮刑之人司門閭啓閉謂之昏祿蝨賊惑亂爲闇寺者不供職事爲之禁斷任其出入朋比作奸從事於邪僻潰潰然如水泛濫如毒內潰夷滅我王之國方言靖思也實字有力言此輩實實思量壞我國家更無他念摹寫小人情狀最爲刻畫 說文回轉也遁避也回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

臯

音羔

臯訛

音紫

訛曾不知其玷

丁檢切

兢兢

業業孔填

陳音不

寧我位孔貶

此言小人用事由王用舍倒置也

臯怠緩

缺失多矣王曾不知也填者憤懣之象兢業之人見時事日非憤懣不寧則貶其位小人安得不得志君

欽定四庫全書

傳軒詩記

卷三

子安得不  
避位乎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

音西切 如

我相

息浪反

此邦

無不潰止

叶韻未詳

比也如彼歲旱三句承上我位孔貶而自言其苦潰遂茂盛也苴草之枯者

棲苴猶言轉蓬毫無根柢蓋就草不潰茂中又深入而形容之相視也下潰字與上潰字有別國亂曰潰

止語詞居圉卒荒猶曰天災無不潰止則民心離散不可救藥矣嚴坦叔曰谷風有沈有潰潰怒也小

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容齋曰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

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

維昔之富

句

不如時維今之疚

句

不如茲彼䟽斯裨

音敗

叶薄

味切胡不自替職兄

况音斯引

以計切時茲爲一韻稗替引爲一韻賦也此望王

廢黜小人茲年也古者謂年爲茲孟子今茲未能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古詩安能待來茲皆此茲字荒  
亂之象日不如日年不如年昔日天下豐富不如今  
時之貧今日百姓疾病未有如此年之甚彼即維昔  
斯即維今疏粗也稗精也疏米一斗可得稗米九升  
彼時之疏斯時直以爲稗即粗糲之食亦不可得荒  
亂之象如此替廢也替與引相反楚茨曰勿替引之  
職專主也兄與况通晉語云衆况厚之况固其謀况  
之爲言益也胡不自替職况斯引責幽王也國亂年  
荒日甚一日王亦可以悟矣何不黜退此輩而專務  
益相援引乎舊謂責小人宜自退避夫小人患得患  
失無所不至豈有肯自退避之理以此望小人可謂  
癡人前說夢矣或曰望幽王亦是說夢嗟乎萬里山  
河王之重寶不望王而誰望哉錢氏天錫曰小日日

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爲是言者蓋冀收功于萬  
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維昔之富四句毛傳謂

昔者富仁厚  
今也富讒佞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諸仍溥音斯切

害矣職况斯弘不裁

音災

我躬

姑弘切言王澤枯槁皆由小人股

比也此承上章

削惟不以爲階亂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掘地爲坎曰  
池頻水涯也有源者曰泉中泉之中也溥大也弘亦  
大也三矣字三不字相呼應言禍亂有所從起池水  
自外入泉水自中出今池竭而不云自頻泉竭而不  
云自中害日益弘而尚云不裁我躬所謂安危利災  
也鄒嶧山曰小人亂之本也不窮其本將縱其罔  
極之奸而成其滋蔓之禍其害斯廣矣職况斯引言  
其憂之長職况斯弘言其憂之大蓋爲宗社慮非爲

身家計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

音闢

國百里今也日蹙

音足國

百里於乎

音鳥呼

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巨己切

賦

信任小人之禍故篇末欲其擢用舊人舊人即第二章所云兢兢業業者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闢國百里專言召公也日蹙如驪山見四夷之侵繻葛見諸侯之叛於鳥名乎呼也嘆息之聲如鳥鳥之吁呼也不尚有舊言今雖老成云亡不猶有舊人在乎蓋凡伯自言雖老尚可用也陳止齋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治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治之衰者必致思于二公也沈仲容曰節南山十月之交與召旻皆刺幽王任小人也節南山專言尹氏十月之交備言皇父家

伯仲允等而召旻曰姦賊曰昏掾曰臯訛惟斥其罪  
狀而不指其姓氏豈當時號石父祭公葦聲勢熏灼  
使人不敢  
指稱歟

待軒詩記卷七